



方棋 著

最后的巫歌

气势磅礴的三峡史诗

令人信服地推演了神性、兽性与人性永恒挣扎的生存寓言
一个民之初生，绵延到斯的艰辛历程与精神之旅——
他们是谁 他们从哪里来 他们要到哪里去

作家出版社

方棋 著

最后的 巫歌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巫歌/方棋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063-5536-0

I. ①最… II. ①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4586 号

最后的巫歌

作者: 方 棋

责任编辑: 雷 容 田小爽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350 千

印张: 25.75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5536-0

定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对天书符天也动，
对地书符草木生；
对人书符人长寿，
反身书符鬼消灭；
山中书符斩妖孽，
河下书符龙翻身。
天雷轰轰打邪鬼，
地雷浩浩烧邪神；
符打山精并树精，
符打五方不正神；
若有邪魔为大道，
霹雳焚火化为尘。

——南方古歌

书中歌谣传说采自渝鄂湘黔山区，部分歌谣传说向第一采集人致谢

感谢巫溪乡村提供的重要灵感

序

何西来

方棋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巫歌》就要由作家出版社版行面世了，邀我作序。我是在作协举办的一次作品研讨会上认识她的，很看好她的才分与潜力，于是，应了下来。

这部作品不像一般的小说那样，只是一个故事，只要情节线索清晰，故事有头有尾，推进合情合理，语言生动活泼就可以了，它是在此基础上还融进了很多别的东西，内容也就远为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长篇小说首先是结构的艺术，《最后的巫歌》结构严谨，叙事周密，在时间跨度上，大体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写到八十年代，但给人感觉似乎写了几千年；空间上主要写三个大峡谷里的人和事，通过战争将故事纠结延伸到日本岛国。

方棋在重庆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三峡的神话与现实，地缘情况和文化传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和理解，书中表现的大美大爱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震撼力，我是很欣赏的。在中国历史上，重庆曾经是边远的，被刘禹锡称为“巴山蜀水凄凉地”的荒蛮之乡，现在战略地位却不断提高，越来越显示出对国家政治经济的重要。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通过文学艺术展现其悠久独特的历史，在更高的层次上，找到城市的文化密码和文化坐标，是有积极意义的。依我看，这部作品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的文学欣赏价值；二是它民俗文化价值。

从文学价值来说，它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它追求的史诗品格，写出了一部三峡史诗；二是它的神话意识，作者把族群记忆写进了作品；三是它的个人印记，独特的表现手段和内容，体现出作家强烈的艺术个性特色。

首先这是带有史诗品格的一本书，它的架构很大，历史感很强。作者在书中叙述了三峡原住民开拓、发迹、破产、抗争以及幻灭的一生，展现了20世纪中后期峡江人融入工业和信息社会的故事。她的叙事语言诡谲，幽深，野气，虽不用韵，但和歌谣很衔接。小说吸收了对巴楚地方文化研究的一些成果，通过诗意的审美体验，通过诗意的想象，重新融铸，做了优美的提升。作者用诗意的感受，和诗意的表达，把她对这块土地，对这个民族的情感体验和认识思考呈现出来，内容厚重宏阔，是一部笔墨野、犷、瑰、奇，显示出独有特色的传奇史诗。

第二，小说里氤氲着浓郁的神话氛围，主要人物命运的起落，历史潮流的激荡，叙事脉络的衔接与展开，都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对人物的开掘、描写，烘托，自然崇拜的因素很强，比如黎氏家族四代人，整个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它为我们形象地揭开了巫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些奥秘，揭示了人类在社会生存环境中，以及在与大自然关系中的一些奥秘，这种揭示是深致的，让人信服的。我们一般人关于“巫”的知识比较有限，多半来自于幼时听到的诅咒、禁忌等。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习惯于把巫与“迷信”、“愚昧”、“落后”等词语联系起来。但这部作品却写出了巴楚故地传承久远的一种带有原始味道的宗教氛围和意识，写出了带有神秘色彩和传奇色彩，又有点诡异的地域文化特色。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楚辞中，就有很多这种神秘诡异而又颇见传奇性的东西，其中，尤以屈原的《九歌》、《天问》、《离骚》等最为突出。

第三，作品表现出作家强烈的个人印记和个性特色。文学史上的大师大家无不具有很强的主体意识，无不在作品中烙上自己的个人印记，因为一切作品都是作者自我表现的产物。所以，这部《最后的巫歌》带有方棋强烈的个人主观印记，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气韵和风格特色，就不难理解了。从来没有人像她这么写过，她的体验方式和表达方式都是独特的。她对描写对象的独立观察和思考虽然不无荒诞与恣肆，但是却非常有质感，语言也相当有表现力与穿透力，不少画面写得波翻浪涌、惊心动魄。尤其见功力处，在于她能将巴蜀故地的自然山水写得那样有灵性，饶野趣，又极富感染力。

从民俗文化来说，这部作品写了大量珍稀的三峡巫辞和祭祀仪式，神山、神兽、神木、神巫、神歌、神话、神兵这些万物有灵年代的东西，超出多数

读者的生活经验。三峡是中国“巫文化带”的核心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那里的古文化信息和艺术因子异常丰富与宝贵。方棋真实动人地把一些文化事象的孤本传承融进人物的血脉与命运，将只属于长江三峡的神秘和趣味表达出来，展示南方古文化在三峡地区的嬗递和衍变，展示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心路历程，为文化学、宗教学、民族学、方言学等多种学科提供了可供研究的接近原生态的形象文本。就在我写这篇小序的时候，方棋告诉我，由她挖掘、整理并撰写录制文本影像申报资料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酉阳古歌》，已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进入公示，这部《最后的巫歌》也被选为首届中国·重庆巫文化旅游节指定赠书。她在一种自觉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的驱使下，长期致力于长江中上游山区濒危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与保护，用力颇勤，是这方面的专家。

总之，我以为这部作品有不容忽视的文学欣赏价值和地域民俗文化研究价值，是当代以三峡为题材又一部长篇力作，希望能有更多热爱文学的人和关注三峡的读者阅读它，重视它。

2010年8月15日改定于北京

自序

方 棋

三峡是长江文明的摇篮，上万年的文化虽为缙绅先生难言之，却在奇山异水间发迹、发展、发祥，奔腾到海，融入长江和亚洲广阔延续的文化动脉中，尤其原始崇拜和原始宗教源远流长，激发孝子逆子们无穷的想象力和文学情怀。绵绵瓜瓞，教化渐进，自然被宫，莽苍去势。古老族群融入信息时代，野蛮与文明，战争与和平，王朝易帜，政权更替，善与恶，邪与正……地缘的特殊性给巨大的文学荒诞提供了传奇可能，感谢三峡化石般的空间。文化基因决定着一个族群留在所走道路上的独特脚印，本书将以文学的方式展示这些脚印。

时间是万物的种子。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天干得不成样子，村民和动物好像一把随风飞舞的种子逃往他乡，不知走了多少天，总算在林子边找到一条没断流的溪沟，大家都争抢着喝水，成群结队的蝴蝶却扛起水去浇林子。一只，两只，三只，成百上千只蝴蝶鼓翅邀请同伴，打好水后双双飞向天空，相互之间小心翼翼照应着，始终保持水平和一尺左右的距离，如果一只飞快了，就在空中停住，等另一只飞上去靠齐，不让一点水洒出来。

天帝出游回来，看到那片林子上空腾起雾气，现出一条美丽的彩虹，对身边的大神叹息：“力气大的精英不管事，蝴蝶这小东西倒管事。”于是下了一道旨：“蝴蝶扛水，天要下雨。”一时间风起雷动，瓢泼大雨从天上落下来，田野、山林又恢复了欣欣向荣，人和动物都回到了家。

今天，只要蝴蝶密密麻麻来到溪边“扛水”，久旱无雨的状况一定结束，

当然少不了会有许多蝴蝶途中力尽，坠倒在地，这是弱者的寓言。本书写了七年，七年当中，我也天上地下，我也焦急不安，敞开封闭的、隐藏的翅膀和蝴蝶一起锲而不舍，扛水飞翔。

真实好似太阳，直视易受灼伤，于是有了这样一群人，他们认真观察“太阳”的光芒，然后把所见和感受传递给别人，他们既善于感觉又善于表达，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用音符和节奏来表现的称为音乐家；用线条和色彩来表现的称为画家；用故事和情节来表现的称为作家。

人类文明的第一行脚印，迹留在三峡两岸，观天火之炎炀，听大壑之波声，一个再平凡普通的人，面对如此壮美绚丽、神秘诡谲的东西，也会冲动忘我地选择一种表达方式。

天文造就地理，地理造就作家。

引子

夏七发十指凌空，挽出一个神秘的象形手语，随后猛吹牛角，让血珠渗出额头，染红长串纸钱，虔诚的声音穿过袅袅烟雾，直达沿江七十二庙——

“天路迢迢，白虎神星，你插翅飞，长脚走，要血含血，要毛含毛，遇树树断，遇土土崩……”

在若干代人的记忆中，始终有一双无形的手控制着村庄，在没有一丝风的空中，能让幡脚自动打结，村中老者亲眼看见过。村民们满脸油汗跪在滚烫的土地上，等待竿上的黄幡起势飘扬，飘扬，来来回回缠绕，把幡脚挽成一个整齐的布疙瘩。

凶猛的虎祖腾云驾雾风风火火，夏七发头戴鸟冠，一边摇铃，一边撩起罗裙不停地扇，他一生数次主持重大的祭祀活动，知道怎样最顺虎祖脾气。

五年前也曾县乡大旱，县长张麻子提把手枪站在夏家神龛下，礼贤下士：“听说先生很有法力，给你三天时间求雨，求来了我重赏；求不来，我枪毙你！”说罢一发子弹，把门口的草扎孽龙打得浑身冒烟。当黑暗在忧愤中退去，曙光如弓箭划破天穹，他，夏氏门中第三十七代梯玛，领着弟子紧急筑坛，又是吹角又是鸣锣，鸟冠红裙，满身披挂，像一只进行战前动员的凤凰。第三天幡脚终于打结，上百人的队伍受其引领，敲锣打鼓，浩浩荡荡走向百丈沟。传说下面有个深不可测的老阴洞，里面住着龙王爷性情暴躁的三太子，喜欢吞江倒海，要得不耐烦了，口鼻朝外一吸，江水吼吼打打就朝洞中灌，往阴河里流向东洋大海，不能流出洞来灌田。夏七发眼盯着洞口的漩涡，念咒掐诀，焚香化纸，想起县长冒烟的枪口，有些愁苦和彷徨，守候在旁的徒弟不断向洞里投石放炮，厉声吼叫。自古制伏孽龙就是土家梯玛的职责，有

个金盔金甲，又像天神又像元帅的人曾对夏家祖先托梦：“我是相王虎祖，特来传你道法。”教会夏家先人除魔降龙。历代祖师不屈不挠地和龙太子斗法，胜负成败都被铭记，夏家太祖就是因为打龙洞失手，死在龙洞里。相传斗得最狠的一次，脱在洞外的两只草鞋沾了杀气，竟从地上立起来像斗鸡一样打架，擂鼓的徒弟看得目瞪口呆，忘了助势的职责。太祖掰着龙角刚要出洞，震慑的战鼓突然停止，孽龙扭头奔了回去。轰地，洞口腾起一团浓烟，太祖生得光荣，死得壮烈，永远消失在浓烟之中。那个难忘的夏天，焦土之上，所有目光都集中在梯玛身上，鼓槌越擂越恶，夏七发走到豁开巨嘴的洞口，把洗得发白的裤子挽过膝盖，像夏家太祖一样脱下草鞋，一手拿符，一手举刀，神情怔忡，孤独、悲壮地跳入五光十色的激流。风呼呼地从洞里吹出来，人们等在外面，听到里面有千军万马的呐喊声，隐隐看到一只毛乎乎的巨大虎掌，明白这是梯玛的法身，脸色紧张而专注。过了一会儿，火辣辣的空中兀自飘来一片乌云，电闪雷鸣，好家伙，天上擂的雷公鼓，地上擂的牛皮鼓，密集的雨点噼里啪啦落下来，梯玛衣衫破损，表情平静地走出龙洞，巨大的成功给他带来了很高的声誉。

五年过去，孽龙又需要打整一回啰，夏七发再次披上求雨的蓑衣，端着一碗清水，走得既像蛇步又像鸟步。在洪水泛滥的年代，禹王菩萨邀神助战，唬住孽龙，用的就是这样的术步，充满感应，很有威力。

古老的颂歌回荡在焦土野地，为了请到相王虎祖，经验丰富的他踩罡摇铃，不眠不休通宵达旦——

“大王在前，小神在后，癫狂直下，看见旱路行旱路，看见水路行水路……”

声音裂石穿空，经久不绝，垂在空中的幡脚仍和柳条一样纹丝不动，夏七发遭遇着从业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他汗如雨下，反复问卦，面孔凑近手里的陶碗，仔细研究碗中的影像和讯息，困惑地自语：“看不见水的河流……”悲哀、惆怅，倒在高高的法坛上。

梯玛用了和过去一样的法诀和术步，一样的祈祷和禁咒，没能求到那双伟大无形的手，时间仿佛停顿下来。

神灵不降，无法攻打龙洞，挂在竹竿上的黄幡安静地听着村民的抽泣。不知过了多久，夏七发忧伤地睁开眼睛，一道无奈的目光，沧桑而迷蒙地投在村民身上。“龙太子要打官司，虎祖不能临坛。”他哽咽地说，“我们凡间

人等不起，该背的背，该挑的挑，换个安身廊场……”

这是村庄历史上第一次，族谱记载中的第 N 次迁徙。

分的分了，拿的拿了，留的留下，走的动身。饥民们将土蓝花布包袱往腰后一挂，有亲投亲，无亲靠友，四散逃荒。黎爹柱肩挎猎枪，足蹬草鞋，带领老婆儿子出了村，跟上难民沿干涸的官渡河河谷向东迁移。梯玛夏七发以神圣的献身精神，背着能带走的法器，拄着祖师棍，悲壮地走在凄凄惨惨的乡亲前面，一首伤感的歌缓慢地从他嘴里流淌出来——

公公上路，
婆婆上路，
太阳出来动身走，
太阳落山才歇脚。
麂子走过的地方走过了，
猴子跳过的地方走过了，
爬岩拉坎的地方走过了，
螃蟹爬过的地方走过了，
……

大禹 3936 年儒历 1934 年，西界垞田地龟裂，禾苗枯干，百年老井滴水不出，太阳每天像一个火球挂在天上，炽烈的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长江三峡最后一位名巫一路用竹卦问着神灵，白天黑夜地观察思索。小鸟给他们探信，虾米给他们引路，衣衫褴褛的队伍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在回忆的古歌声中，翻楠木垭，经青龙场、石家坝，好像一把随风飞舞的种子，且走且留，在遥远的飘荡中沿途撒落。



上 部



第一章

①

黎爹柱站在山梁上，伸长脖子奋力一呼：

“呜！——呜——呜——”

“呜！——呜——呜——”山鸣谷应，回声一浪一浪消失在天边，一会儿工夫，山民的歌声隐约从远处峰峦上传来：

移山喂呀咗喂万苦喂艰辛呢，
喂耶呀喂咗哟胆未呢寒呢……

很久以前，山民跟随老虎的脚步来到黄水深山，发现了赚钱的野生黄连，后辈儿孙在古木参天的密林中移栽，过着半狩猎半农耕的生活，像野藤一样繁衍生息。林子里有一些零零星星的连地废墟，也不知是哪朝哪代留下的，黎爹柱砍断次生树木，搭起小半亩三尺高的桩棚，上面用树叶杉条遮阴，播下保长秦占云送给他的连种。苗圃既不浇水，又不施肥，但要不断地拔草。每天天一放亮，他就在这块地里薅草，直到落日的余辉散尽才回屋歇息。秦

保长说，黄连长得慢，但益寿延年，比贡米都值价。古时山里有两个人，因为长期喝黄连泡水，一个飞升上天成了仙，一个炼丹活了一百岁，县志上面都有记载。秦保长搬来三十多年了，在油草溪边的阴山岩坪开了四亩连地，是当地的大户，吹嘘全保除了淹死的、摔死的，没有一个得病死。

耕地稀稀落落分布在老林边缘，主要是土豆玉米。因为离家远，不浇水不施肥，也不除草，只等自来熟。黎爹柱在秦保长家登记画押，向他借了一块荒地，刀耕火种，白手起家，播下半亩懒人土豆。作为友好的回报，答应给秦家帮半年工。收获季来到，连农白天联合“赶肉”，嘴里发出令野兽毛骨悚然的吼声，夜里燃着火把照看庄稼，黎爹柱也在半亩地旁搭起一个鸟窝似的棚，昼夜不回，守护在望的收获。

这日中午，云雾慢慢散去，天气晴朗寒冷，他多喝了几口包谷烧，面对群山放声叫喊，和只闻其声不见其面的连农对讴，嗓门忽高忽低，听回音起落，欢喜陶醉。一番逗乐，酒精后劲发作，脑子像进了米糍糊，眼皮打架，注意力无法集中。他钻进窝棚，倒下地铺打盹，迷迷糊糊困了半个时辰，突然睁开眼睛，警觉地爬起来，冲出去一看，竟见满地狼藉，翻转的土里只剩下些枝叶，土豆被野猪拱得干干净净。他惊呆了，又伤心又愤怒，使劲捶打自己的脑袋，山梁上又响起高声咆哮，只是无比沮丧：

“嗷——嗷——嗷——”

“嗷——嗷——嗷——”回音嘲弄地传来，好似火上浇油，他暴跳如雷，火苗子直蹿，一边往回走，一边想着如何报复。辛苦到头的希望落空，如何向眼巴巴的家人交代？满腔仇恨无处发泄，正在咬牙切齿，一群野猪竟从山道迎面跑来，领头的公野猪壮如犍牛，尖耳长嘴，红眉绿眼，毛发直竖。后面的野猪大小不等，约有二十多头，浩浩荡荡，嗷嗷直叫。

大公野猪有“拼命三郎”之称，只知道前进，不知道后退，一副匕首似的獠牙，毛皮又厚又硬，豹子也不敢随便扑上去。冤家路窄，眼看“猪杠子”到了百步之内，左右都是悬崖峭壁，跑已经来不及，躲也无法躲，又不能够拼，黎爹柱瞪着通红的眼球，端起土枪就是一炮。谁知装好火药的土枪受了潮，没有打响，他魂飞魄散，抡起枪托在地上猛击猛打，疯狂吆喝，声嘶力竭。大公野猪被突如其来的拍打声和吆喝声惊了一跳，慌慌张张朝路旁的悬岩跳。野猪群看见领头猪下去了，以为是条求生之路，竟一头接一头争先恐

后往岩下跳去。高度紧张的黎爹柱瘫倒在地，大汗淋漓，过了半个时辰，才缓过神来。绝处逢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哆嗦着从地上爬起，朝四方大山各叩三个响头。

半夜，荒凉漆黑的山窝窝里，两个包蓝布头帕、身穿补巴抄襟衣和抄裆裤的土家男女一脸虔诚，在三叉棚外燃香点烛，摆上苦荞粑粑，感谢山神树神猎神土地神白虎神显圣。第二天俩人起了个大早，装好火药枪，手提弯刀、斧头，带着大儿子妈武全副武装奔向岩脚。

回到现场，黎爹柱看见满沟都是摔死的野猪，数出有十七头，禁不住心惊肉跳。他跑上跑下地砍杠子割藤子，让妈武和陶九香用杠子抬，自己用背篋背，一家三口往家里弄。运了两天，累得筋疲力尽，还剩下七头，陶九香爬上山梁，放开喉咙呼喊：“孙福娃——岩脚有野猪，我家男人打的！赶快去背——！”“周二娘——岩脚有野猪，我家男人打的！你们去背，谁背谁吃——！”方圆十几华里散居着三四户人家，看不到人，但叫得答应。黎爹柱扯下一撮猪鬃，蘸点猪血贴在枪管上，举枪大吼表个态：“啊——呵——喂——！”回声一浪一浪，喊了东家又唤西家，赠送远近乡亲。

在这兽多人少的深山密林，大公野猪是和老虎拼死一战的劲敌，却被黎爹柱吓得跳了岩，山民们相信他得了白虎神的保佑。关于白虎神的传说很多，轮廓大约是这样：蒙易神婆感天上的白光，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了一个孩子，取名务相。务相长大后禀勇威猛，以无与伦比的造船和掷剑绝活赢得王位，尊号廪君。他率领部落走出武落钟离山，统治了几百公里盐丹丰富的大峡谷，在一系列的狩猎和战争中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人称相王天子。死后充满杀伐之气的魂魄化为白虎，飘飘荡荡升到天上，被封为白帝天王，每年接受后人供奉的香火和猪牲牛头，血食千秋，保护种族的生息繁衍。

黎爹柱名声大震，从前一直流传着个说法，讲黎家老古老古是老虎传下来的种，陶九香也听说过：不知哪一辈祖宗被朝廷杀绝了，只有一个放羊姑娘幸免于难，许愿谁能帮她赶走咬羊的狼，就嫁谁为妻。很快跑来一只白虎，将豺狼撵得无踪无影。当她把羊群赶回岩洞歇息，白虎马上变成一个英武的小伙走进来，和她相好，生下七男七女，重新繁衍了种族。而且，还有一个离奇的故事——大约在两三百年前的时候——老人们说得真切——黎家一位太太姥和男人偷情，生下婴孩弃在高树老藤下。药农进山寻药，见一只老虎